

村支书的“劝返群”



文 / 魏益君

临近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又开始抬头,特别是在河北、黑龙江以及吉林等地的疫情形势严峻后,各地对于新冠肺炎的防控工作开始加大力度,严密防范。

那天,村支部书记王江在镇里召开关于劝阻在外务工人员非特殊情况不要返乡的会议后,回村就挨家挨户调查摸底起来。这一摸底,书记吃了一惊,村里还真有几个在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

村子本来就不大,不到两天时间,他就把300户人家的小村就摸了个遍。每走一户,讲明政策,晓以利害,并交代村民一定要做好在外务工家属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就地过年。晚上,书记还建立了一个微信“乡亲群”,按着挨家挨户收集来的外出人员的电话,一个一个邀进群。

等把200多名外地务工人员全部拉进群后,群里一下子就热闹了,外出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东向西,书记干脆用微信群开起了“村民大会”。书记先讲了村里的变化,特别是村里出土地建起的北方家具城,明年就能建成投产,在外打工的乡亲们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了。最后说到了防疫抗疫的形势,虽然家乡没有疫情的发生,但防疫的力度没有减弱,为了家乡父老和个人的健康,要响应政府号召,非特殊情况尽量不要返乡,就地过年。

书记刚说完,许多人就表示理解和支持,说公司也支持工人春节不返乡,还给现金补贴,如果上岗工作,还能拿三倍的工资呢。但少部分人还是不能理解,说一年到头了,就想着回家过个团圆年,给老人买点年货,尽孝道。

看他们这样讲,书记就说,如果真的要回来,一定要事先告知,村里好统筹应对。书记同时向他们表态,无论谁家有困难我们村干部都会管,最近村里和第一书记协调企业,将为家人不能返乡的家庭送去米、面、肉、蛋,让他们在外地安心过年。

这时,一个带着哭腔的语音在群里出现了,他就是高风险地区的人员之一。他是老齐家的大小子,在河北读完大学后,就在石家庄住了业。前段时间石家庄疫情发生后,正赶上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需要手术,他是干着急也回不来。

书记就安慰齐家小子,说他父亲的手术村里帮着操持着做了,很成功,再过几天老人就能出院回家静养了,让他放心。其他人也跟着在群里安慰,群里一时嘘寒问暖声不断。

自从建了这个“劝返群”,书记每天都抱着手机忙,不是给这个答疑,就是给那个解惑,“劝返群”里其乐融融,一派祥和。

那天一大早,书记就着急忙慌地举着手机向老齐家跑去。因为他接到齐家大小的电话,齐家小子打算租一辆车想办法赶回来,说什么也要和父亲过个年。

书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怎么苦口婆心地劝都不管用。没办法,书记只好来搬救兵。

老齐一听很生气,对着电话就吼起来:“不是告诉你不要回来吗!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住院村里车接车送,过年了还送来送去的,你说你是从疫区来的,就是从其它地方回来,路上也保不齐会被传染啊。如果因为你传染了乡亲们,我也不活了!”

一席话,说的齐家小子没有了脾气,表示听从劝说,不再返乡。书记听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神情,像打了一个胜仗。

书记继续经营着他的“劝返群”,乐此不疲。

翻到散文的星空,看生命对疼痛的演绎、抵御和释怀。那些关于回忆的文章,就像家中桌上的老旧器皿,每一尊都有着温热的质感,寄存着某一个时代的脉搏与呼吸。而那些沾着露珠、草叶和日月星光的文章,则像山上涓涓而来的清泉,为远行的人濯洗疲倦的大脑,呼唤水天一色、物我两忘的境界。

翻到评论言论,通过文字与更多的作家结缘,借助别人的笔墨构建高铁,载着我抵达未知的远方。若是金风遇到了玉露,落霞邂逅了孤鹜,购物车里就会悄悄地多出一本书。待我回到家后,它将出现在我的案头,为我延续这段情缘,直到我的春天又多上一抹绿意。

在车上,每看完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件叙事告一段落后,我都会把头转向窗外。看渺小的景物在速度的拉扯下的变形,看辽阔的景色包容下风驰电掣的安稳与静谧,也看窗子里自己模糊的轮廓。高铁一路穿过乡村、城市,穿过小儿子溪头卧剥莲蓬的田园,也穿过光影斑驳的都市。前者拥有着天然的散文,后者则深藏着光怪陆离的小说。而穿行本身,就是诗歌的旅途吧。

到了终点站,书也就看完了。坐在身旁的人睁开惺忪的睡眠,搬弄着行李,而我此刻却精神奕奕。走下车,阳光和风同时落在身上,在这一瞬间,我的体内似乎多了些光芒。再回想上车时的我,之间已经隔了数重山川与湖泊。



文 / 仇进才

翻到报告文学,感受另一种职业里的精彩和忠魂的传递。那是测绘队,为中国丈量脊梁的高度,为九州界定五湖四海的深情。因为陌生,所以新鲜;因为真实,所以可以感动心扉。他们是最接近自然的人,或许,也是最接近人性中靠近天空、靠近地平线的那部分人。

翻到小说的麦田,看一段段人生与命运的玩转与博弈。故事总会有一个结局,就像高铁总会有一个终点站。可它途经那么多的城市,如果在它的经停站下车,走上另一条路,以后的剧情又会怎样展开?读小说的乐趣,可能也有一部分在于自己的续写和想象。然后在与原作的对比中,撕开世事的无常与岁月的深沉。

唱起“沙沙”的小调。细雨一来,这里那里,一派清新和自然。

春日一暖,千树万树新芽初绽,细叶猛长。春草打着滚儿走遍天涯与海角,细细密密的春意散发到每个角落。流水声清脆起来,鸟鸣声响了空山。蜜蜂像一球球绒絮,迎着阳光和风斜飞。小孩童赶忙换上轻装,甩开大步往前跑。春天的大园子里,山林野地桃红柳绿,弯河夹岸翠色摇曳,醉了整个季节。

阳台上,欢逗的阳光透进来,薄薄的心思就暖了。到户外去,又是一片春色。马齿菜、水芹、小根菜窃窃私语,从丛簇簇,春意蓬蓬。田地滚起绿波,原野青蒙一色,极目天际,似有春烟。有人啃野,三五成堆,谈笑间弯腰塞进提篮。春野之上,粗味野菜胜过肥美鱼鲜,老早个春天真是美不胜收。

祥云卷卷,阳光熙和,春天是位神奇的工匠,把人间雕琢成了花朵。杏花吐香,柳枝起舞,嫩芽轻叩大地,紫燕衔来春歌,跳跃的思想记下春的模样。农民春耕,学子研读,蜜蜂采摘百花,春天埋下希望的种子,期盼秋风送爽时,收获美好、甜蜜和丰硕。

这老早个春天和大地撞了个腰,大地便笑了。



蜂慕幽香

摄影 / 徐双福



老早个春天

文 / 董国英

春天调皮地敲碎冰块,冬还没睡醒就不见了影子。迎春花张开了笑脸,小动物也睁开了眼睛,水芹、春鹃、野荠菜熙熙和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山翘起了头,春水软绵绵的,野地绿茸茸的像地毯铺过去,满眼青翠和生机。春风吻了小桥,踏春的脚步更轻快了;春风吻了枝条,枝条欢跳着摇曳春意;春风吻了草地,小草尖摇晃着小脑袋直往上拱;春风吻了园子,各色花草竞相争春,芬芳四溢。

春风一吹,大地鲜亮亮的,万象美妙又生动。

细雨落下来,湿漉漉的绿茵滚起了小水珠,河面上挂起了丝帘。雨滴打在细枝条上,落在山洼里、高坡上和田地里,



立春习俗

文 / 卜庆萍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又名岁首、立春节、正月节。立春之时,日照渐长,气温开始回暖,降雨趋于增多。又逢立春,让我们回头走进历史,看一看立春有哪些古老习俗?

● 糊春牛 糊春牛习俗活动,在立春前就着手进行。由县衙聘请扎能手好匠,于立春前聚集在一起,先设计制作春牛图,然后用竹篾绑成牛的骨架,用春木做腿,再糊上纸,涂上颜料,一个“春牛”就制作成了。糊春牛时,若糊上红黄色的纸,就意味着五谷丰收;若糊上黑色的纸,就意味着当年收成不好,所以糊春牛都用红黄纸。春牛糊好后,便设立香案,顶礼朝拜,举行开光点睛仪式。

● 打春牛 “打春牛”民俗活动用的“牛”是用桑木为骨架做成的。立春前一日,官府带着迎春队伍,先在约定的农坛上祭祀,尔后由县执事亲手持犁执鞭,开始打“春牛”,以示春耕开始。接下来,由百姓作扶犁耕地状,同样边耕边用鞭子打“春牛”,边打边喊“五谷丰登”等吉祥话语,以祈求丰年,打春牛故而又称鞭春。

● 迎春 古时为了迎春,先在郊外选择一片风水好的地盘,搭建起“春棚”,一般搭在交通便利处,四周插上彩旗。立春当天,浩浩荡荡的人群聚集过来,抬上春官前拥后挤,并有报子、马弁等身着长袍马褂、或各样奇装异服,坐在二人抬的独木杠子上,边做戏,边打浑斗趣很是热闹。

● 游春 迎春活动之后,开始游春。各村各社的锣鼓队和仪仗队走在前边,由四人或八人抬着“春牛”,边走边舞,锣鼓喧天,煞是壮观。然后游遍周围村庄和大街小巷,最后游春队伍进入春场,再绕游两圈。按照传统风俗,春场设有报春台,身着奇装异服的报子,手执红黄色彩旗,站在报春台上开始报春。第一报“风调雨顺”,第二报“五谷丰登”,第三报“国泰民安”,群众同声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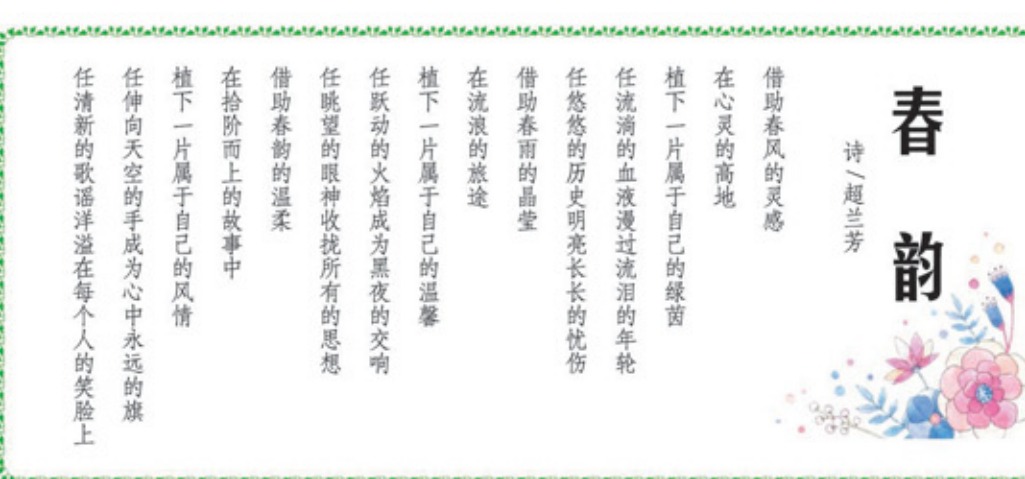
● 贴宜春字画 春天一到,在门壁上张贴宜春字画,此风俗在唐代即有。据记载,立春日,唐代长安人常在门上张贴迎春吉字画,字称“宜春字”,画称“宜春画”。如“迎春”、“春色宜人”、“春光明媚”、“春暖花开”等。还有人在门楣上张贴一段祝愿之词,表达迎春之意。善画的人,常在门楣上画一幅《腊梅图》。

● 戴春鸡 戴春鸡也是立春的古老习俗。立春之日,用布条制作一个约3厘米长的公鸡,缝在小孩帽子顶端,意味“春吉”。

● 佩燕子 每年立春日,人们喜欢在胸前佩戴用彩绸剪成的“燕子”,因为燕子是报春的使者,也是幸福吉祥的象征。这种风俗起自唐代,现仍在一些地方流行。

● 吊春穗 吊春穗是一种传统立春习俗。立春这天,妇女用各色布条编成布穗,或用彩色线缠成各种形态的“麦穗”。然后吊在小孩或青年人身上,也可挂在牲口身上,以祝福风调雨顺,五谷丰收。

古时立春,人们举行多种迎春活动,并在生活中刻上了岁首的符号。中国古老的立春习俗里,是丰韵的传统文化,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不懈的追求。



春韵

诗 / 超兰芳

借助春风的灵感
在心灵的高地
植下一片属于自己的绿茵
任流淌的血液漫过辽阔的年轮
任悠悠的历史明亮长长的忧伤
借助春雨的晶莹
在流浪的旅途
植下一片属于自己的温馨
任跃动的火焰成为黑夜的交响
任眺望的眼神收拢所有的思想
借助春韵的温柔
在拾阶而上的故事里
植下一片属于自己的风情
任伸向天空的手成为心中永远的旗
任清新的歌谣洋溢在每个人的笑脸

岭南的冬天不是那么冷,每年进入腊月,田野仍然青葱碧绿。菜园里的芥蓝、油菜、香菜、菠菜、茼蒿等蔬菜,一畦一畦,长势喜人。鼠壳草几步一小撮,在微风中滋滋地生长,叶绿花黄,沾满湿润的露珠,这正是我要寻找的野菜。

鼠壳草又名鼠耳草,因叶子像鼠耳而得名;也是一味中草药,药名白头翁,具有止咳、除痰、解热、消毒等药用功效。

作家周作人曾写过一篇散文《故乡的野菜》,有这样的描述:“黄花麦果通称鼠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摘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

他所说的鼠草即是我在田野中采摘的鼠壳草,名称不同,却是同一种植物。野菜也是菜,和粉作糕,即是美味佳肴。

过年期间,餐桌上免不了大鱼大肉。为调节肠胃,潮汕人有妙招:用鼠壳草的嫩叶和糯米粉搅拌均匀,制成鼠壳糕。春节之际,时令由冬转春,鼠壳糕中的糯米既能补中益气、鼠壳草又能清热解毒,特别适合在这个时间段食用。



鼠壳糕

记得小时候,每年到了寒假,广阔的田野中三五成群都是孩子们的身影。大家手挎竹篮,赶着一群鹅,兴高采烈地在田野奔跑。鹅自由自在地吃着小草,我们则一边玩,一边在田垄和沟渠边四处寻觅鼠壳草的踪迹。微微微风轻拂,空气清凉,白云低垂,暖阳和煦,温柔地包裹着我们小小的身子。

鼠壳草有两个品种,一种粗枝大叶的,我们叫“大米种鼠壳”;另一种是“小米种鼠壳”,叶子较嫩小,适合作鼠壳糕。

一早起来,突然发现降温了,每年到了春节前,寒流一波接一波,仿佛知道大家都在忙碌,因而有意戏弄我们。我只能把自己包成粽子,用冰冷的小手清洗着鼠壳草,还有绿得发亮的香蕉叶。

奶奶把清洗后的鼠壳草,放入锅里煮开后捞起晾干,在石臼中舂成棉絮状,再放入锅里,加些油和